

李卓立

亲情

## 家的味道

在上海工作后，才意识到和父母在一起时间的宝贵。趁着假期，乘兴同游。家里有两个“司机”总会引发美好的争执，我想让父母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因此掌舵；母亲怕我累，总提出换父亲开车的想法。

欣赏着路边的春色，聊着世间万物。思绪还留在一家人的拌嘴中，车已经到了宁波的强蛟，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沿海小镇啊。眼前的一个晾晒架子，晾着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海苔，空气中弥漫着海边独有的咸腥味。往远处看，几艘小船在海面上懒洋洋地漂着，时间走到这里，仿佛变慢了。

拍几张照片，翻翻小镇的宣传册，即便只领略了小镇的大概样貌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时间一晃到了晌午，我们三人去了边上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吃饭。

一番游山玩水后，几个普通的小菜也能让人感到满足。正吃着饭呢，一个小孩敲了敲门，一家人走了进来。店老板招呼道：“你们终于来啦，饭菜早就烧好了。”说完，店老板把热腾腾的菜端到了最大的桌上，问那个小孩：“想喝什么饮料？和我家孩子去隔壁的小店买吧。”两小孩笑嘻嘻地接过钱，跑出门外，一个还差点被门槛绊一跤。两家父母相视一笑，坐在椅子上乐呵，开始摆盘斟酒。觥筹交错中，我们三人的气氛也被带动了起来，仿佛有了乡下大桌菜过年的感觉。由于疫情的影响，今年的亲人团聚少了许多，倒是在这家小饭店里，有了“斯是陋室，惟家人则开心”的感觉。

饭后消食，我们优哉游哉地晃荡在弄堂里。父母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头。温和的阳光照射在父母的背上，像是给他们披上了一件风衣，我赶紧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刻。

时间尚早，我们开车去了乡下的奶奶家。门口支着炉子，锅里烤着笋。奶奶说，“这是给重庆亲戚寄的笋，他们又馋啦。”我笑嘻嘻地向奶奶问好，掀开锅盖，吃了一小块油焖笋，还是儿时的味道。

奶奶看我来了，便进屋拿零食。我坐在炉子前的小凳子上，玩起了烧火。从小喜欢烧火，尽管大人总说小孩烧火半夜会尿床。奶奶抱着饼干、瓜子，招呼我吃。我

一边说不饿，一边拆开了一包饼干。奶奶转身继续给炉子摇扇子，我发现奶奶的脸好像肿了，又添了几缕白发。唠叨完家常，又聊起一些伤感的话题。奶奶叹着气说：“要是你阿爷还在就好了，你阿爷听说你要来，一定会坐在门口拉二胡，等着你。”

父亲听了长叹一声，“老爹要是以前不抽烟、少喝点酒就好了。”爷爷去世，是因为得了很重的肺病，早些年抽了太多烟。我想，这或许是父亲戒烟的原因。

一阵暖风吹走我们的伤感，还吹来了一位“客人”，奶奶的第二个儿子。叔叔得知我们一家都来乡下，也来凑个热闹，顺便带一些刚出锅的油焖笋回家。

叔叔和父亲在一起总有无限的话题，他俩正讨论着奶奶家的改造呢，看到我走了过来，又把话题转移到我身上。父亲说：“儿子，你已经工作了，可以向叔叔讨教几招

为人处世的方法。”

我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所以既会虚心地向别人讨教生活经验，也会选择性地去接受。叔叔是一个很酷的人，可能是因为他是我爸的弟弟，我总觉得和他之间没有代沟。有时候会希望自己也有个弟弟，和小自己几岁的弟弟一起玩应该会很开心。

炖着的笋越来越香，奶奶准备把笋装到碗里。兄弟俩见势，一个去厨房拿碗，一个用大勺子往碗里灌笋。笋实在太多了，奶奶就说你们用塑料袋装一些去吧。叔叔开心地笑了起来，仿佛已经在晚饭桌上吃到了笋。

在奶奶家，我不是小孩，父亲与叔叔才是小孩。母亲不得不在他俩的欢声笑语中提醒一句：“该回家了，要做饭了。”两个“小孩”才恍然大悟一般，与奶奶告别，各自开车回家。

外公暂住我家，对于我偶尔回

家，外公也是满心欢喜。父母去买菜了，我和外公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聊天。外公会问我上海这上海那，上海应该是他们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吧。

外公90岁，仍喜欢外出和人聊天，讲他的几个孩子，讲他的几个孙子，外公以自己的后代为豪。出门时，外公会戴上他的假牙，滔滔不绝地向他的同龄人讲述他的后代。

和我聊天时，外公没有戴假牙，气势似乎没有那么足。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情绪、状态的开关，假牙就是外公的开关。我也乐于向外公分享我的故事，因为听前辈的故事也是外公的人生乐趣。

父母回来了，买了好多菜。父母笑着对我说：“今晚外婆也会来吃饭。”外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的惊慌。外公和外婆离婚10多年了，虽然外婆经常来我家吃饭，但外公还是有些许的神色变化。

外婆到我家只要坐15分钟的公交车。外婆年逾八十，嗓门仍然洪亮。我架不住外公外婆连番的嘘寒问暖，跑到厨房帮父母做菜去。饭桌上我又是主角，都在给我夹菜，都在问我工作。其实我更喜欢默默地吃饭，看着两对老夫老妻拌嘴。

生活琐碎琐碎，在琐碎中总会泛出一些光和暖意。以前讨厌父母的唠叨，现在想来，这大概就是家的味道。



云和梯田

海客 摄

词两首

常敏毅 词 摄

## 南歌子·喜鹊

喜鹊林边见，啼鸣尾翘欢。  
啄虫树干可飞天，喜上眉梢人所共知焉。

春雨晨间落，清风泛水涟。  
绿枝上头立娟娟，大自然中有尔更嫣然。



## 好事近·忍冬

绿翠染庭园，黄蕊初开娇嫩。  
银蕾挺拔争上，逸香流清韵。

人称此乃解毒花，性凉味甘沁。  
本草崇之良药，代茗随君饮。

讹，是变之意，锐，指木头的顶端。众人不禁会意地动了容，但又不好发出笑声。

太祖让虞玩之重新穿上木屐，问：你这双木屐已穿了多久了？

虞玩之答：从家乡出来做官，母亲担心我脚汗多，就叫我穿木屐。从那时算起，已穿了二十余年。这些年南征北战，我常常看到，贫穷的地方，很多人赤脚，连这种鞋也穿不上。

太祖的目光又从脚到头，像是重新认识了一番木屐，也像是重新辨识了一番人。随即传令，赐予虞玩之一双崭新的木屐。那是限于卧室穿的木屐。

虞玩之摇摇头，拒绝接受。旁人替他惋惜——皇恩浩荡呀。

太祖神态平和，问其缘故。虞玩之说：今日赐予，给我的恩惠和荣耀已很重了，这么新的木拖鞋，我想到所有在使用的一系列旧的东西：破旧的草席，多年的被子……我闻惯了它们的气味，为了一双新鞋，要放弃那些空气一样熟悉的、阳光一样温暖的、须臾不可或缺，我还是舍不得。

太祖点头，说：对、对、对。接着说：有人穿新鞋，走老路，你这是穿旧鞋，走新路。

先生姓邹，名逸麟，生于1935年，逝于2020年6月19日。

这么一算，他的史学人生，走了八十多载。《邹逸麟口述历史》告诉我们，那个打小酷爱阅读，博览群书的宁波籍少年，后来长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扛鼎人物。而我亲眼见证了，他晚年居室的沙发扶手上，总是推着最新一期《读书》，还有许多厚实的历史大著。

先生是一位真学者，不是“伪学究”。他很和蔼，走路不生风，但带着气场，一种读书人读了一辈子书积聚下来的书卷气。

第一次去先生家中拜访，早了一小时，就在门卫处候着。没承想邹先生意外获知我提前来到，竟叫人下楼把我迎了上去。更令我意外的是，邹先生居然事先打开了门，八十多岁的老者微弯着身，满面笑容地向我问好。先生领我进了客厅，那一堆堆书码得高而整齐，他安详地坐于其间，与我闲聊家乡，漫谈治史。那一瞬间，我恍惚觉得面对着一位把酒言欢的同辈朋友。直到话别时，先生搬出厚厚一摞著作签赠予我，我才意识到原来眼前坐着的，是《清史·地理志》主纂，2019年版《辞海》副主编、《运河志》总主编，被学界尊奉为泰斗的邹逸麟教授。

他虽然一直身体欠佳，但谈笑间旁征博引，总结时一语中的，给人信念与力量。记得2015年暑假去复旦旁听“跨越国界的丝绸之路：历史与未来”暑期学校，开幕式上先生做了简要致辞。陆上丝绸之路史本不是他研究的核心领域，但或是在追随谭其骧先生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数易学科经典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述》文稿的夜灯下，又或是在修订巨著《中国历史自然地理》的神游中，他无意间记下了丝路沿线一寸土地的过往，于是乎信手拈来，把翻书记忆讲成了生动故事。

先生堪称博闻强识。他不单记得住四海往昔，更在内心镌铭着乡土印记。邹先生在公共场合讲普通话，跟身边老上海聊天时操上海话。但当宁波老家来人时，他的嘴边总时不时迸出几句甬上调子，听着亲切，想来感人。

几次面聆先生教诲时，他都兴高采烈地向我回忆家族在宁波的旧事。他忘不了解放南路小学附近的故居椿庐，因而把毕生学术精华集结成《椿庐史地论稿》《椿庐史地论稿续编》以志怀念。他积极充当《宁波通史》《宁波历史文献丛书》顾问，撰写了迄今最高水准的《宁

我是在一个清晨发现它的。当时，在晨光熹微的小区门口道路边，我正专注于路边那一片小花，红的紫的金色的，一大群挤挤挨挨，在风中摇头晃脑煞是好看。我去公园走过时，几乎天天会拍摄它们。

但是冷不防，它闯进了我的镜头，像个俏皮的戏精，用绿光闪烁的叶梢牵扯着我的衣服，弄得我一身的湿。

它是一棵芦苇，绿绿的，英气勃勃，叶子宽宽的，像刚从地里撒野归来的毛孩子，顶着一头晶莹的水珠。

它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它当然不是因为暗恋周围这些小花，那些小把戏们在它看来太幼稚；也不是因为仰慕边上那棵沉默不语的暗红色的树，它们之间有代沟，虽然那棵老树显得很高深。

芦苇，应该是生在水边或者低洼地里，它喜欢水喜欢潮湿喜欢成群结队，风吹来，一大批一大批，嘻嘻哈哈喧嚷着。秋季，它会开花，顶着白白的芦花摇头晃脑，这时调皮的孩子就会采下一枝举在头上。

但是如今，这棵芦苇长在干燥的马路边，周围没有同类，孤零零地直立着。

是谁让它离群索居移到了这里？

我想到了那些皮肤黝黑上了岁数的农民工。每天，我都看到他们在公园里摆弄花草，一会儿围起一片黄土，让它变成一个千姿百态的小花圃，一会儿搬来一棵大树，让它矗立一阵，成为园中之王。或许有一天，有位农民工突发奇想，撷取了一棵芦苇，他大概想看看，当一棵芦苇孤零零地生长在没有水的土地上，会发生什么故事？

于是，这棵本该长在几十米外的江边的芦苇，被栽在了本不属于它的地方。

听着不远处喧腾的江水，它一定充满绝望。但既然命运把它抛到了陌生之地，它只能选择接受。

它无法依靠同胞的力量，盘根错节；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，它必须竭尽全力把根深深深地扎下去，1米、1.5米，直抵理想的土壤，努力让自

邹贻韬

怀人

我所知道的

邹逸麟先生

波市志》推介。他是水利史权威，在他笔下宁波曾经的第一大湖广德湖重现光彩——那篇《广德湖考》至今仍被学界奉为湖域研究圭臬。他对家乡宁波的记挂持续了一生，宁波，也永远记住了他。

有一次先生和我半开玩笑地说，从考试成绩看我们邹家“没有一个数学好的”。说罢他又补充道：“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领域便是最好的。”几年前，先生荣膺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。在接受媒体专访时，他道出了一句和我所说如出一辙的箴言：“只要下功夫去做，学问是不会辜负你的。”我所读到的邹先生，一路实事求是；我所看到、听到的邹先生，一生谦逊大气；我所知道的邹先生，度过了以学术为志业的完满一生，不负他的时代。

安息吧，邹先生！

夏真

偶遇

一棵长错地方的芦苇

已活下去。

细听，我似乎听到了它顶破沙土的声音，甚至能听到它弹开一块坚硬沙砾的痛苦与快乐。

借助着一场场雨水，它不但存活，而且长大起来。它生存下来了，在春天里，在雨水里，在晨露里，在潮湿的风里，它感受到了爱，感受到了置身荒芜而赖以生存的力量！现在，当我站在它的面前，我惊讶地看到它通体的翠绿，虽然比不上那些长在姚江边兄弟姐妹们的水灵，却绝不输其青青可爱的蓬勃生机。

这棵长错地方的芦苇击中了我，留在了我的镜头里。

谢志强

小小说

## 虞玩之的木屐

虞玩之脱去布衣，穿上官服，任东海王行参军，乌程令。

虞玩之总是穿着木屐。有人说他有失朝廷的体面。他仍我行我素。虞玩之铁面无私，犯了罪的人最怕听见他的木屐声。

虞玩之的木屐，是从家乡穿出来的，木板做的拖鞋，走起路来，发出“的笃、的笃”的声音，很有节奏。故乡余姚俗称“木的笃”。

路太后的娘家，有个亲戚，叫朱仁弥，犯了罪。虞玩之的“的笃”声响起那里。路太后托人来作保。虞玩之不给面子，依照律法，逮捕并治罪。

路太后咽不下这口气，向南朝宋孝武帝陈述，见效。

太祖还定期举行酒宴，主要对象是各个阶层的贤士名人和有功之臣。一是交流，二是慰问。由此，

戴戴，几起几落，但他的木屐声依然如故。有人说，“的笃的笃”的声音，像叩击心扉，听了不舒服。虞玩之一笑了之：不就是木头响吗？心中无鬼，何来心烦？

太祖安定了东南，建都南京。府署初启，宾客盈门。太祖特别留意挑选、招纳人才，任命虞玩之为骠骑谘议参军，主要职责是配合骠骑将军傅坚意，检查审订户口簿册，制止民间使诈弄假的风气，因为有人记载爵位时，改换年月，有人假托已死者名册，有人闲居在家人中，却声称从事徭役。虚报假托或篡改户籍悄然成风，侵袭到了各个领域。

太祖还定期举行酒宴，主要对象是各个阶层的贤士名人和有功之臣。一是交流，二是慰问。由此，

营造正气。

一次酒宴，由远及近，传来“的笃的笃”的木屐声，有人提醒：虞玩之来了。

众人不出声地笑。太祖见虞玩之进来，低头研究起他的木屐，怎么会发出那样的声音？太祖的目光从下往上，随后拎起木屐，像拎起可爱的宠物，细细端详。

木屐由于穿得久长，木板的颜色已变得乌黑，前端留下了脚趾的凹痕，像拓了印泥一样，屐跟是个又缓又斜的圆窝。整个木屐经长时间反复用力的摩擦，已变薄，略呈斜状，而且，原有的鞋襻已断，用草绳替代。

众人也是第一次见识“静态”的虞玩之的木屐。有人脱口评议道：讹黑斜锐。